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輯
沈雲龍主編

茹經堂文集

唐文治著

三、四編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印行

序

昔韓愈氏之論行文也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夫氣何由盛讀書富積理足更事多而已然則姚鼐氏所謂義理攷據詞章三者缺一不可其說爲未備矣魯叔孫穆子以立德立功立言爲三不朽德與功皆藉言傳文之不僅載道而不及事功也審矣漢儒治經仲舒子政叔重康成立身皆有本末然許鄭之文攷據而已董之三策劉之各諫疏不下於賈生之陳政事也宋儒治經專重義理晦翁各封事則上視介甫子瞻之萬言書下視文山之對策關繫治忽之故有過之無不及也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氣集義所生蘊之爲道德措之爲事業發之爲文章也言文也諛辭邪辭之數者生心害政發政害事知之而後有不易之言故又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此豈如咕嗶小儒鑿輓華士規規於詞章爭短長哉余與太倉

唐蔚芝尙書相識且三十年而未稔垂老卜居吳會尙書招就錫山講席出示所已刊茹經堂文集初二編而以三編未刊者命叙翻讀一過歎曰尙書之文與湘鄉劉霞仙先生養晦堂之文一何相似也當咸同間湖南諸老能文者號稱三仙謂霞仙撫部與曾文正滌仙郭尙書錫仙而吳南屏梓湖一集不與焉蓋三人者皆務爲經世之文不規規於詞章之工已也然余以爲文正自貢學韓頗務詞章之工而才氣不足錫仙養知書屋集才有餘而理氣不足獨養晦堂專學朱子氣極盛而才亦隨之下筆汨汨不能自休其積理自信甚篤故其詞直而壯雖對至尊敢抗辯無所於屈非昌黎所謂言短長聲高下皆宜者歟

尙書少爲經生南菁書院高足也其治經漢宋兼采合攷據義理而一之中歲第甲科迴翔郎署不十年而躋卿貳所

典乃國家新政參決動關大計所不可雖權貴力爭不少貶晚講學鄉邦於舉世不悅學之日獨以通經致用爲根本要圖瘖口曉音慙置學子之耳其作爲文章於平日讀書見事所得力過題而左右逢源發掘盡致寧繁毋殺甯透露毋涵蓄蓋平日力宗紫陽根柢盤深益以數十年宦海世途之閱歷故與養晦堂之作相伯仲而經術湛深又劉所不逮耳世之讀書不富積理不足更事不多者既短於氣藉口昌黎之過抑蔽匿曰吾陰柔之美與陽剛者異也豈其然哉豈其然哉重光協洽嘉平年愚弟陳衍拜叙

序

昔姚姬傳氏言學問之塗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載東原氏亦以爲言竊嘗論之天下學術之三者括囊盡之矣試以四部言若經與子則義理之科也若史則考據類也若集則多屬於詞章者也然此特就其書之質性言而已若讀其書而各專其所好則又有其人之質性焉而短長見矣才華之士舉聖經賢傳子史雜記羅列胸次供其驅役以成其炳炳琅琅之文章悅目而快耳其治史取其華詞也治經與子亦爲其詞章使耳極其弊則華文少實寢以無行雖謂之侮聖人之言玩物以喪志可也考據用以辨世次之先後明制度之得失雖聖人不能廢也推而極之因聲音訓詁而明其字義字義明而後古昔聖賢之義理顯則用之於經子未爲失也而僻者爲之支離破碎務極穿鑿幹之去而枝是取形之守而神已亡則碎義逃難便辭巧說之譏豈可免哉篤好義理者以六經爲堂奧諸子爲戶牖固矣然史籍所載嘉言懿行文集篇章名言至理兼收並蓄觸類而通孰不足以助發其性理顧視其人之愛好何如耳而世亦或議之者則以空疎病之蓋爲東書不觀游談無根者發也要之三者各有所長未可偏廢而義理所以立人道之本天地賴以不息人類藉而不滅其長遠勝於彼二者而流弊爲尤少雖以東原氏之深於名物訓詁猶有轡夫轡中人之喻則義理之於三者不尤可貴也哉吾師錫山唐蔚芝夫子於三者之學無不精其治經實鎔漢宋於一爐而冶之既已擷漢儒考據之長以闡發宋儒之義理矣又時時吐爲文章以舒其所抱雖其海涵地負亨蓄濬匯網羅所及者至廣且微然要其歸必有關乎世道人心不專爲一人一家而作而稱述忠勇義烈之士孺慕友愛之情可泣可歌纏綿惻悱雖木強人讀之莫不感動流涕而不能釋手蓋先生以至性至情發而爲天地之至文其所以維綱常名

教於不墜激發仁慈孝友於末世者每篇之中未嘗不三復致意焉故先生之文以義理而發爲詞章者也然世之讀先生之書者雖甚衆而或未親炙先生則於先生平居治學所以養而致此者猶或未瞭然也蓋先生得於天者之至性至情既獨厚又務益濟之以學居常言行一準乎法則讀書治事必有定時雖大飲酒不稍亂遇人接物尤足表見大儒君子之度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藹然仁厚長者聞之者莫不心悅誠服若春風時雨之化昔莊周述申徒嘉稱伯昏无人之德曰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返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若先生之誠摯寬容使人自棄於鄙倍則又過乎此矣先生之學大抵尤重於義理而必反之於心身躬行而實踐之推而至於齊家處世豈是皆行其所學故先生之學皆坐而言起而能行者也學與行合而爲一者也故先生之義理又躬行實踐之義理也言義理者苟皆歸本於躬行縱不能文章何害而先生獨兼擅考據詞章之長以相媲美輝映則尤難能而可貴耳先生所著茹經堂文集其第一二編久已行世今又將刊布其第三編辱命爲之序振竊惟侍先生也久妄以爲或可以窺先生行身治學之萬一因不辭固陋略述其胸臆以就正而敬謹爲讀先生之書者概括而告之曰先生之文章必歸本於義理先生之義理必歸本於躬行讀先生之文章者必求之於義理求先生之義理者必反之於躬行夫而後乃可以得先生之大者而振方沈溺於訓詁詞章而一無所就先生儻以其餘暇從容訓誨導而歸之於義理躬行之學則身心之益庶幾其有進乎民國二十年十一月門人北流馮振謹序

茹經堂文集三編目錄

卷一 雜著類

廢孔爲亡國之兆論 辛未

克己爲治平之本論 辛未

天地機論 甲子

王文貞先生學案 丁卯

知覺篇 丙寅

讀朱子仁說 丁卯

國文陰陽剛柔大義緒言 庚戌

急救米荒揭 庚午

急救水災議 辛未

續救水災議 辛未

學校當研究水利議 辛未

上海交通大學第三十屆畢業典禮訓辭 庚午

八德詮釋 壬申

茹經堂文集三編卷一

太倉唐文治蔚芝著

雜著類

廢孔爲亡國之兆論 辛未

今天下亡國之聲洋洋盈耳雖三尺童子亦知不免於國難莫知之所以然之由而亦莫思所以挽救之者此真大惑不解者也吾特斷之曰廢孔則國必亡尊孔則國可以不亡兩言而決耳而或者疑尊孔之與保國若判然爲二事不知古詩有之顛沛之揭本實先撥道德爲立國之本道德既喪國本撥矣文化者國寶也我中國數千年之文化皆賴孔子爲之祖述而憲章爲之繼往而開來爲之發揚而光大今一旦墜地無餘國寶裂矣老子曰載魂魄魄抱一能無離乎禮義云亡精神淪喪魂魄游散國魂離矣國本撥國寶裂國魂離國鳥有不亡者哉夫當世界文明之會各國皆以尊崇道德爲務東海西海心理皆同歐美各邦皆知尊孔遂譯我經籍搜採我史書東方營造孔廟有大規模之建築而我中國有孔子乃無端相與掃除之有言廢孔者相與崇拜而鼓吹之有言尊孔者相與詬罵而吐棄之青年之士叫囂驟突如醉如狂莫測其故傳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之謂也用是大聲疾呼詳論之以救吾將亡之國請言人道抹國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惟在一念之良知存否耳周禮大司馬掌九伐之法國有鳥獸行則獮之蓋人有內亂鳥獸行天將以禽獮獸難法待之是以孔子曰道不遠人君子以人治人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逸居無教

則近於禽獸（孟子學孔子孟教卽孔教）乃近世之士惟恐人之遠于禽獸廢孝弟薄忠信破禮義寡廉恥狙詐驚悍害理悖天於是爭地爭城殺人如草芥原野鑿人肉川谷流人血其待我同胞不啻禽獮獸殲之慘人道滅絕亂亡之機已伏於此矣誠發明孔子之道以救之張四維修五德尙辭讓去爭奪克己而愛人戒欺而務實人道教育大明於世人遠於禽獸劫運消弭而國乃可以不亡

請言人倫救國孔子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不行五達道不能有知仁勇之德且人倫者秩序所由生典禮所由起也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同寅由是協政治由是和故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人而無倫何有於秩叙今居中國而去人倫君臣之道無論矣父不能教其子兄不能勉其弟不遜不悌蕩越檢閑至於婚姻自由宜以禮爲之範圍茲者夫婦之道日苦輕合易離自殺者接踵性命輕於鴻毛又況漁色者流廣畜侍妾子衿挑闖穴隙相親女權陵躐殆盡如是而號爲文明欺天乎欺人乎朋友則相傾相軋無復有合志同方者矣甚者昏棄祭祀遠不知追終 知慎人忘其本於是桀鰲成性犯上作亂相率效尤人綱人紀掃地無餘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也春秋時辛有至伊川見被髮祭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今吾國蔑棄倫紀殆甚於昔時之夷狄痛乎悲哉誠發明孔子之道以救之父慈子孝兄長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義是正興大同之治而國乃可以不亡

請言人格救國禮記曰言有物而行有格此人格之權輿也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曰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人格高下奚啻霄壤義利之辨而已今者舉國上下惟利是驚營緣奔競狗苟蠅營爲小人而不爲君子抑知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以立者正氣爲之也正氣消歇國焉得而不亡且夫孔門論士曰行

己有恥不辱君命惟有恥而後能不辱惟舉國皆有恥而後舉國皆不辱一人無恥全國蒙辱今各國方講求道德與所以爲人之道而中國固有之孔子乃以其不便於己摧殘惟恐不至尙巧詐去誠實甚者道路流傳賄賂苞苴奔走請託徇私情滅公理得小事則圖小利得大事則圖大利不逞之徒越人於貨暴行殄民無過而問者小民日號籲天莫之或聞卑鄙齷齪至極孟子所謂人役郭隗所謂亡國與役處宜其爲外人所輕視所以侵削頻乘肆無忌憚者皆由廢孔階之厲也誠發明孔子之道以掇之一介不與一介不取氣節屹然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天下有人格而國乃可以不亡

請言人心救國孔子曰成性存存又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惟心亡故身亡家亡國亡惟心治故身治家治國治宋陸子靜先生之學曰本心明王陽明先生之學曰良知此皆孔子真傳也今也本心昧良知泯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日日薰灼其心平旦之氣無復存者始也好惡乖違是非顛倒繼也充穿窬之心充害人之心刀矛戈戟無不出於其心世路險巇擬步如漆於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漸滅靡遺其尙有不忍人之心與不忍人之政乎哉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其所以亡心以至亡國者非一朝夕之故也誠發明孔子之道以救之心不踰矩心不違仁先立乎其大正其心以正天下人之心而國乃可以不亡

我中國載籍以來自伏羲神農黃帝以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嬗治化相承數千年間既竭目力既竭耳力既竭心思而後成功文章道揆法守備哉燦爛震耀古今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始終條理上等百王下開諸子莫之能逮而說者曰上古中古之世某人疑僞也某經疑僞也某事疑假託也嗚呼以古聖賢之精神材力學問政績而猶疑爲僞疑爲假託是必先疑其高若曾而後可先疑其祖若考而後可彼其心不過曲學阿世取快一時之論議以役天下

之耳目而不知其疑孔刺孔叛孔廢孔之端肇於此矣不特是也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孔子上承文王之緒曰文不在茲乎四教先以文四科殿以文觀乎人文化成天下郁郁乎彬彬乎豈不重且大哉今視文章若牝糠有所謂白話文以代之出辭氣日益鄙倍號於衆曰國文之難也夫使古人而皆聰明也後人何不肖若此今人而皆賢智也又何以畏難若此中國人不信中國文教庸有是理彼其意不過欲盡剗先王之典籍拔本塞源故爲此以呂易羸指鹿爲馬之計洪水猛獸焚書坑儒害未有大於此者嗚呼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滄浪之歌濁斯濯足孔子曰小子聽之矣

吾於是反之於經學於易以致其潔靜精微也學於書以致其疏通知遠也學於詩以致其溫柔敦厚也學於樂以致其廣博易良也學於禮以致其恭儉莊敬也學於春秋以致其屬辭比事也乃復從容於孝經以盡其愛敬之源涵泳於孟子以擴其尊民之用大矣哉經正民興邪惡不作矣西人嘗評論我國二十四史合清史爲二十五史相與歎羨以爲二千年來事蹟巨細畢賅西國無此完備之書廢興存亡之迹賦稅國用之經外交地利用兵之要舉凡一切風俗教化掌故沿革皆宜編爲課本分類研究餉遺學子國史熟則愛國之心益深論世審則格物之途愈廣諸子百家九流瑰奇鴻博入我範圍供我驅使若夫集部則文苑之菁華也貴在探其理要屈子之孤忠也武侯宣公之經濟也張顏文陸之氣節也韓柳歐蘇之文學也皆孔子之徒也而今世善國之藥尤在周程張朱性理之書庠序盈門家絃戶誦文化滂興海外殊俗重譯來歸豈非神明之式哉然而根本之地尤在躬行孔子曰天下有道行有枝葉又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蓋聖門宗旨知行合一所讀之書必措諸實行不務偽飾不尙空談庶幾乎道問學尊德性經天而緯地濟世以安民天德王道聖功一以貫之微我孔子其誰與歸抑且廟貌尊嚴千秋木鐸復春秋仲丁二祭享祀不

武學校月朔應行釋菜舊儀見禮知政聞樂知德所以揆文治之光華肅列邦之觀聽大本孰有過於此者

或曰子之言是矣然吾聞時髦者言孔子囿于封建思想且漢唐以來何嘗不尊孔子何以卒歸於亡豈科舉制義遂足致太平乎應之曰正惟孔子不囿於封建故當時諸侯害之權奸壅之謂孔子囿於封建者不讀孔氏之書者也吾嘗著論以闢之矣至如歷代之存亡惟視孔教之興廢以爲斷漢高用武力取天下過鄒魯猶以太牢祠孔子後人闇無知識曾漢高之不若六朝五季蠻夷猾夏荒道敗德侮慢聖賢背離孔子而以爲不足學者也殷鑒不遠胡然覆車且孔子之教在重人道明人倫尊人格淑人心因之貫三才而立人極豈科舉制義之謂若以科舉目孔學恟庸陋不值一哂者也或又曰子之言直矣毋乃過於激切乎應之曰然周公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晉叔向曰國將亡必多制孔子曰亡者有其存者也聖賢不諱言亡惟存而不忘亡乃可以不亡所慟者將亡而不覺悟且消沮閉藏使人民不自知其亡耳君子之道天下非之而不顧使吾言而是也固當見採於世使其非也雖譏我頑固責我疏狂亦復何害然而我國神明之胄凡屬含生負氣之倫誰不誦法孔子豈容澳忍佞倪故作違心之論用是大聲疾呼以告我璀璨莊嚴之中國以告我剛健中正純粹之國民

克己爲治平之本論 辛未

己之害極深己之禍最烈伏於無形之中刻於骨髓之內鮮有知其受病之繇者也昔顏淵問仁孔子告以克己復禮爲仁朱子注曰克勝也已謂心之私欲也近儒焦氏循曰克己即毋我也能克己則人已無間即一貫忠恕之道也精失朱子之言大哉焦氏之說顧於己之害己之禍克己之學與治平之道所以息息而相通者猶未能暢發而無遺也春秋時楚靈王專制奢驕夸慢凶橫致遇乾谿之難孔子論之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

於乾谿余嘗讀而疑之以爲大賢如顏子方可爲克己之學楚靈何人詎足語此及見靈王聞羣公子死自投於車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則其忠恕之良知未嘗不的然呈露惜乎覺悟太遲耳於是周禮往籍詳察人情乃知克己之道淺者見淺深者見深自天子至於庶人自聖賢至於愚不肖皆當奉爲主歸而不可須臾離者也

自古生人之大患在乎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墮於血氣心知之偏於是乎尊己而卑人益己而損人利己而害人事己而殺人至於害人殺人人心由是不平而天下莽然大亂而不可遏矣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予者己也紂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我者己也嗚呼己之害豈不深己之禍豈不烈哉聖人知治平之本端在仁恕是以立母我之訓嚴克己之欲善則歸人過則歸己利則歸人害則歸己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欲勿施於人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先人而後己不先己而後人平一心以平天下人之心而天下於焉大治曾子聞孔子之傳而作大學克己之書也其大要在修身以誠意爲本毋自欺者克己也齊家之要在去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辟克己也治國之要則曰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克己也若夫平天下絜矩之道則克己之功大矣其端首在謹好惡辨義利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不好人之所惡不惡人之所好克己也利者義之和以義爲利而不以利爲利以財發身公己也以身發財私己也此治亂之分途千秋之炯戒也子思子聞孔子曾子之傳而作中庸其言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勿施者克己也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正己者克己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成己仁也克己也推九經以至王天下克己之書也孟子聞孔子曾子子思子之傳而作七篇其言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所謂天下歸仁也又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反求諸己克己也如何而不爲人役知恥而已矣知恥則知克己矣

進而至於聞過則喜則克己之功深矣進而至於聞善言則拜則克己之功愈深矣大舜有大焉舍己從人取諸人以爲善蓋克己之極至於舍己則克己之量與天地同其大矣所謂由淺以入深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太甲曰自作孽不可活自者己也此亦治亂之大原也仁則榮不仁則辱榮則幾於大舜辱則儕於桀紂在一念之能克與不能克而已矣是故明克己之學而四子書之精義乃無不貫

君子於是審致力之方焉一曰去名利二曰別是非三曰養情性希聖希賢之始宜破名關利關人已關未有名利關不破而能破人已關者也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然而先儒有言爲名爲利清濁雖不同其爲利心則一言其貪也且名者權之所歸權者衆之所伺若己必處於榮譽而致損人之譽攘人之權則意見萌而爭端起此好名之心所以宜克也利爲天下之所同欲一人專利則爭民施奪而殺機熾故利字從刀好利者未有不自殺其身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兩可之間如刃之斬絕然後心可得而清欲可得而寡此克之先務也知識之界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然必歸於一而天下乃定天下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且必挾己之是而強人以爲是執己之非而強人以爲非則秩序紊而天下亂夫以億萬萬人而各出一是各出一非且各執己見而莫能相下此分裂之象大危之機皆己之爲害深爲禍烈也聖人極天下之至明不以己之所是者傲人不以己之所非者枉人以人心之公私別其是非與夫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是中之是非非中之非則天下私心去同己者不必是異己者不必非而真是出窮理盡性之功於是密焉此克之中事也禮運論大同之治曰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克己也洎乎大道既隱貨力爲己不克己也聖人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道貫乎情性情有七喜怒哀懼愛惡欲克之以歸於正而人情大同焉性有二曰義理曰氣質氣勝理而欲肆焉理勝氣而德尊焉此天人

交戰之界先之以慎獨致之以中和而人性大同焉此克之終事也故天下歸仁有二義焉明明德於天下則民德歸厚而天下皆歸反於仁也四海之人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則天下皆歸與其仁也大矣廣矣淵矣微矣如是而已之害己之禍乃絕滅而不復作

且夫欲勝人者人之恆情也欲克敵者又人心之大願也然欲勝人而不求勝已挾惟我獨尊之心傲慢一切自以爲是所謂龐然大妄庸人耳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千里之外誤國莫大焉若夫不能克已不畏天命不恤民情而能克敵者未之有也蓋人各懷己私則心理不能一心不一則不和而師有能克者哉意氣之附已也如癰疽之附骨僉壬之環已也如鈞援之環城潮流瀕洞之吸已也如磁石之吸鐵威福玉食之覆已也如陷阱之覆車螽蟴脅其外干戟鏖其心可畏哉顏子克己之功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夫治國之經強爲善而已矣孟子告滕文公善國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皆克己之方也明戚南塘有言克嚴城易克私欲難惟克私欲而後能克嚴城善哉此薛文清王文成講學之效所以能壹民心而禦外侮也東坡漢許叔重說文解字曰已中宮也象萬物辟藏詘形也克象刻木之形然則人與人相周旋必當辟藏退詘虛已下人而其爲心性之學當鏗而不舍也明矣故又曰己者起也當於起念時謹之也已者紀也當本身以作人紀也而或者曰世之人皆不克已而一人獨克已則受人之侮故當以不克己勝之嗚呼是何言歟聖人立教必示天下以標準開風氣而不爲風氣所移一身克已而天下皆知克己之善夫是之謂大恕夫然後進於太平若謂世人皆不克已而吾亦以是應之是何異以水濟水以塗附塗其不潰決而糜爛者幾希易大過之過涉滅頂小過之從或戕之正謂此也傳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又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蓋咈百姓之欲以從己而又自謂人莫己若則滅亡不旋踵而致一己衡行萬方多難悲夫悲夫有聖賢作

進以克己之教忠告而匡扶之幡然自覺介然自克其庶幾夫其庶幾夫

天地機論

甲子

嘗欲以天人感應福善禍淫之理詔示天下人皆笑爲迷信甚或斥爲妖妄庸愚固也吾素不信虛無者然有進焉周公大聖人也於書有秉圭冊祝之文祇懼天命之訓孔子大聖人也於易傳有天地鬼神吉凶消長之蘊子思子述聖也於中庸有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之說孟子亞聖也言事天事上帝兩引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其他諸經歷史所載與夫唐宋元明諸大儒所述鬼神禍福之論難以更僕數夫聖賢之言豈誣妄哉蓋天地之間一氣之感應而已矣一家有善氣一家感之無不善者一鄉有善氣一鄉感之無不善者一國有善氣一國感之無不善者反是而爲惡氣其感應亦然故曰積善之家必其餘慶積不善之家必其餘殃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也今之人曰吾知科學而已則試以科學之理推之善惡兩氣之在天下猶電氣之傳遞留聲器之攝氣也史記樂書載衛靈公朝晉舍濮水之上夜半聞鼓琴聲其狀似鬼神師涓端坐援琴聽而寫之宿習乃成至晉聞於師曠曰安得此亡國之音其在濮水之濱乎昔商紂好爲長夜之飲命師延爲靡曼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中淫樂之氣瀰漫其間數百年後碎瓦頽垣中尙發氣以傳音蓋惡氣之鬱積若此此所謂無形機也漢魯恭王欲壞孔子宅以廣其舍夜半聞管弦絲竹之聲懼而止蓋三千弟子弦歌雅韻廣大清明日聞四方二百年後講堂黌舍中尙發氣以傳音是善氣之彌綸也若此此所謂無形機也吾嘗謂一家一鄉一國之中苟有詬詈怪戾之聲門很悖逆之行則其氣漸漬少至數十年多至一二百年不息苟有清夷和樂之聲孝弟仁讓之行則其氣浸潤少至數十年多至一二百年不息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

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大哉聖人之言蓋言者氣所生行者精所萃氣之凝而爲魂精之結而爲魄故鬼神者人心之魂魄也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蓋以本心之魂魄對越天地間之鬼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非有鬼神監察於其間也皆吾心之魂魄爲之君子之言行其氣鼓動乎天地之中而卽播爲風氣故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論語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此蓋以本心之魂魄感召天下人心之魂魄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止人心多善氣則魂定魄甯而天下安人心多惡氣則魂離魄落而天下亂善惡之界人心生死之關天下治亂之機也一氣甚微不轉瞬間卽充塞乎宇宙可不畏哉可不敬哉而或以吾言爲迂不知當電綫初發明時語以無綫電理人必不信八音槩初構造時語以留聲機具人必不信故今日告人以善惡禍福感應之說人亦必不信待數十年後科學日進有能省察吾之學說者知無形中善氣機之消息往來疾於桴鼓庶有以淑世淑民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矣

邵陽魏氏源書古微曰上古之世神之與人且有語夕有語按此卽師巫所自始萬章曰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此蓋古說至黃帝時乃命重黎絕地天通

而神與人始隔據此可見上古質樸至黃帝時文明漸啓絕地天通然未嘗不敬天也夏尙忠致孝鬼神殷尙質乃又尙鬼湯告天之辭曰敢昭告於皇皇后帝又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湯聖敬日躋而尊崇天命若此墨子因之創明鬼之學周尙文與殷稍異而左傳一書實爲講因果之權輿羣言淆亂折諸聖善乎孔子之言一則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一則曰敬鬼神而遠之由前之說所以敬天神地祇人鬼也故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由後之說所以敬淫祀逆祀也故曰非其鬼而祭之詔也報本反始破除迷信二者兼盡其道廣而大矣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肆無忌憚直妄庸耳傳曰蠢茲有苗皆迷不恭侮慢聖賢荒道敗德此蚩尤之霧黃帝所爲摧陷而廓清之者也休咎之徵始於洪範恭肅之效時雨時風蒙狂之驗恆風恆雨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